

# 鸟随鸾凤飞腾远

□安广池

一天夜里，梦见了葛老师。他坐在办公桌前，对坐在他对面沙发上的我说：“我的文化水平不高，喜欢看济公传，很喜欢大和尚说的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我突然醒了，想起那是葛老师两年前在他的办公室对我说的话。我想，这句话不是对葛老师人品和修养的评价吗？和这样的长者密切接触，不也会飞得更远，活得更好吗？

葛老师的办公室与我的办公室斜对门，但我们却分属于不同的单位。由于经常会碰到果农朋友咨询的农资质量问题，我时常会到他的办公室请教，得到的帮助自然是很好的。

在水利大厦这座楼上，我们两个可能是来得最早和离开最晚的人。几乎每天早上七点多钟我到办公室的时候，总会看到斜对过那扇虚掩的门，而且会闻到香喷喷的食物味道，我知道那是葛老师在吃早餐；由于手头的活很多，加班加点于我而言是常事，每次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还会看到那扇虚掩的门，那是葛老师还在办公室的标志。

葛老师是相邻单位综合科的科长，过去被称为办公室主任，管的是一个单位的柴米油盐 and 吃喝拉撒，事情很多，很碎，很杂，但葛老师总是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恰到好处，把单位里的每一位同事都照顾得无微不至。和他同办公室的沈先生经常说：“和葛老师一间办公室，真是享了福了。”

葛老师做事为人如同他的整洁得令人不忍下脚的办公室一样，他既是个管家，又像个保姆。凡是到他办公室找他的人，办完事了总要多待一会，感觉那是一种精神享受。即使是外边来办事的

人，不论与葛老师熟悉与否，办完业务也都想在他的办公室里多“赖”一会，为的就是这样的场所和这样的人平素里是很难遇到的。

我一直奇怪于葛老师的“以单位为家”的原因，根据我的精确统计，除了出差在外以外，他几乎都是周一早上来上班，周五下午才回去，真的是把单位当成家了。

一天晚上，我敲开葛老师的门，看见他正在吃一碟花生米，便问他怎么老是不回家，像他这个年龄，早该有孙儿了，下班后早早回家，看看儿孙，也是一种享受和对家人的贡献嘛。

葛老师笑了，说：“老伴退休了，孙儿还不够她看的呢。”又说：“我们单位有值班制度，年轻人平时工作忙得很，家里的事情又多，加上我觉得每天从老城到新城来回跑太麻烦，就和老伴商量好了一个星期一个来回。”

我惊呆了，觉得一缕春风一直吹进心坎里去了。

2024年8月到11月，组织上选派农业专家到重庆支农，我们13人是一个队，葛老师是领队。到了丰都后，他跑前跑后与受援单位对接，联系各种与大家工作和生活相关的事情，把各种事项

安排得井井有条，重现了他的“综合”本领，让每位同志都能在远离家乡三千里之外的丰都安心工作。

我是一个于吃喝用度不上心的人，觉得一个人在外，怎么都能对付。每天的伙食总是随便弄点就行，有时候会啃个干面包了事。葛老师发现后，觉得我“摊上了大事”了，苦口婆心地劝说我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说：“出门在外几千里，这样乱吃一气怎么行？怎么能让人家放心？”

说了好多次，看我“死不悔改”，干脆就把我拉进了他的“伙食团”。每天早上，我还没有洗漱完，他的微信就来了：“小米绿豆汤熬好了，请来吃早饭。”机关食堂里只有早餐和午餐，葛老师就对晚餐格外重视，包水饺、蒸馒头、炒辣子鸡……让我们在异地他乡也能吃到家乡的味道。

这一届支农专家几乎没有中途回家探亲的，我想应该与葛老师的特色早餐、晚餐有关。

秋深了，山上产业园的事情多了起来，人手不够，我跟葛老师说：“能不能帮我上山修剪一下果树？”

葛老师很认真地想了一会，说：“我没有学过这门手艺，能行吗？”

我说：“我也是门外汉出身，果树修剪这个活，一学就会。”

他又迟疑了一会，说：“要不，我去学学，就怕耽误了你们的事情。”

于是，我就带着葛老师上了海拔1100米的仙女湖产业园。先是修剪苹果树，我在前边剪，他在旁边看，目光随着我的剪刀行动轨迹不断游移，歪着脑袋学得非常认真。

半个小时后，他拿起了剪刀，说：“我来试试吧。”

开始时他蹑手蹑脚地放不开，剪了几棵果树后有了经验，居然也像我一样“咔嚓咔嚓”起来，一直剪完了一行树。剪完树后，他把我拉到树旁边，让我挨棵点评，指出不当之处，他一边听一边认真思索，还不时拿剪刀在枝条边比画比画。那副认真的劲头着实令人动容。

今年六月底，他修剪的这些苹果树都结出了又大又红的苹果，这也是丰都人多年来第一次看到自己县里生产的苹果。我想，每个丰都人都应该感谢葛老师的。

我属于枣庄和丰都之间的“候鸟技术员”，两头的工作都要兼顾。每次回枣庄，葛老师都要打车送我去车站，说：“早点到车站，我看着放心。”但是，在

丰都的三个月时间，他却一直没有回过家。有时候，他拿着手机翻看孙儿的照片，看得是那么专注，眼睛里发着被泪水打湿了的光芒。我知道，那是葛老师想家了，想亲人了……

今年三月，葛老师退休了。他离开单位时悄无声息，就像一阵春风，温馨而轻柔地刮过来，又轻柔地消失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斜对过的那间办公室的门虚掩过，看来，敬爱的葛老师再也不会打开那扇们了。

后来，我也离开了那层楼，搬到了一楼办公。从此，我也再没有去过三楼，我觉得那扇关闭得紧紧的们一下子锁住了心里的春天……

一天夜里，梦见了葛老师。他坐在办公桌前，对坐在他对面沙发上的我说：“我的文化水平不高，喜欢看济公传，很喜欢大和尚说的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

我突然醒了，想起那是葛老师两年前在他的办公室对我说的话。我想，这句话不是对葛老师人品和修养的评价吗？和这样的长者密切接触，不也会飞得更远，活得更好吗？

能遇见高德之士，真是人生最大的造化呀。

## 往事悠悠

## 夏夜里的皮影戏

□李宗国

戏台的水声，是少年们踩着星光回家时，裤腿上沾着的草屑与梦想。声，在记忆深处萦绕——那是乡村街灯晕染的暖光，是青蛙跳进戏台的或紧或慢的锣鼓。每当夏夜繁星初漫，我总仿佛听见皮影戏的或紧或慢的锣鼓。

七月的热风掠过林荫山岗，蝉鸣如浪，铺天盖地地涌来。在老家集市的槐树下偶遇老表舅时，他鬓角的银霜正沾着午后阳光，那声“皮影邪”的旧称突然撞开记忆闸门，瞬间将我拽回了记忆深处，那些与夏日皮影戏有关的旧时光，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飘落在心间。

儿时的乡村，就像被时光遗忘的角落，电影是稀罕物，一年也难得上几回。而每到炎炎夏日，燥热的空气仿佛都在发烫，人们的心也跟着躁动不安。可表舅的皮影戏，就像是一剂清凉的良药，总能驱散夏日的烦闷，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欢乐，让我们忘却夏夜漫长的酷暑，沉浸在皮影戏里那些美妙故事编织的梦幻世界中。

每当村委会的大喇叭骤然响起：“晚上七点，村广场演皮影戏了！”这声音，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瞬间激起千层浪。河沟里摸鱼的光屁股娃们甩着水珠往家跑。在坡上割草的孩子，随手把镰刀一扔，扛起草捆就往回赶。大家匆匆扒拉几口稀饭，便搬上小马凳，像一群归巢的小鸟，迫不及待地涌向村广场，眼巴巴地盼着皮影戏开演。

暮色渐浓，晚霞将天空染成绚丽的橘红色，表舅就带着皮影家什布置舞台，搭好一幅白色幕布，一盏灯泡悬在幕后，幕布后一张简易的桌子上摆满各色皮影人。一通锣鼓闭合夜幕，在黑压压的观众的翘首企盼中，一声清脆的嘶鸣如惊雷般划破夜空，拉开初夜帷幕。助手的二胡声如溪水漫过石滩，表舅一手持一皮影，两个皮影在灯影里交错腾挪，唱腔忽而慈悲温润如春雨，忽而尖利如鹰爪撕帛。

“一口述说千古事，两手对舞百万军”，那一个个色彩斑斓、造型各异的皮影，在他手中仿佛有了生命，轻轻一抖，便灵动起来。锣鼓声响，“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在光影间鲜活起来，美猴王火眼金睛，嫉恶如仇，金箍棒挥舞间，那股凌厉的气势扑面而来；可唐僧却善恶不分，一次次误会悟空，急得台下的小伙伴们直跺脚，小脸涨得通红。还有“哪吒闹海”，那哪吒脚踏风火轮，手持乾坤圈，天不怕地不怕的真性情，让我们热血沸腾，忍不住拍手叫好，一声声“痛快”响彻夜空。我们的目光追着光影游走，忽而为英雄喝彩，忽而为冤屈垂泪，那些善恶分明的故事，像夏夜的露水，悄悄濡湿了少年的心。

夜幕下漫天星辰闪烁，像是撒在黑丝绒上的碎钻。池塘里的蛙声此起彼伏，为皮影戏击鼓敲梆。夏虫们也不甘示弱，知趣地压低了鸣唱，极力想融入管弦合奏。一只绿背青蛙蹦上戏台，鼓着腮帮子“呱呱”鸣唱，表舅即兴唱道：“莫是河神来观戏，且待老刑送你归”，手中皮影俯身作势，青蛙竟“扑通”跳进后台，惹得满堂观众笑出眼泪。表舅和他的搭档配合得天衣无缝，手中的皮影上下翻飞，唱腔抑扬顿挫，带着我们在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中穿梭，给了我们无尽的想象空间。那时的我，常常望着台上的表舅，心里满是羡慕，梦想着有一天也能像他一样，拥有这般神奇的演绎。

时光匆匆，随着数码技术的普及，皮影戏渐渐被人们遗忘。如今的农村夏夜，只剩下寂静的夜灯，紧闭的门窗闪烁着电视的屏光。当我在博物馆的玻璃柜前看见褪色的皮影时，突然想起表舅暮年时的叹息：“现在的娃，怕是不知影子能唱戏咯。”那份独属于夏日皮影戏的欢乐与温馨，也渐去渐远。

每当夏夜繁星初漫，我总仿佛听见皮影戏的或紧或慢的锣鼓声，在记忆深处萦绕——那是乡村街灯晕染的暖光，是青蛙跳进戏台的水声，是少年们踩着星光回家时，裤腿上沾着的草屑与梦想。

## 庆祝建军节

□李孝泽

南昌起义破晓，  
圣地山前军帜飘。  
火种星星点烈焰，  
神州万里起狂飙。  
人民军队忠于党，  
勋业千秋震九霄。  
捣蒋抗倭吾部胜，  
中华庆祝贺今朝。

## 立秋的信笺

□杨丽雨

风踮着脚走过窗台  
把夏的尾巴轻轻拽了拽  
蝉鸣忽然低了半个声调  
像未完的歌留着余韵

晨光里飘着薄纱似的凉气  
梧桐叶尖挑着第一滴秋露  
老槐树在院角抖了抖绿衣  
落下半片写着节气的信笺

檐下的风铃开始说悄悄话  
说莲蓬饱满了心事  
说葡萄藤把甜酿成紫水晶  
说祖母的竹篮里  
藏着新收的菱角

雨丝像温柔的信使  
斜斜地织着网  
网住蝉蜕的壳  
网住将尽的夏  
却漏下满地清爽的月光

空气里飘着皂角的香  
混着远处飘来的桂花香  
我数着阶前的落叶  
一片、两片、三片……  
轻得像叹息

夏走了  
带着热烈的红  
秋来了  
捧着沉静的黄  
露水打湿了窗台的花  
而我枕着新凉  
做了个带着稻香的梦



暗香疏影 李陶 摄

## 如是我闻

## 犊子、驹子和护驹子

□孙南邨

于媒体常见“护犊子”一词，使我想起乡言“护驹子”。在我老家乡村，对“犊子”和“驹子”之称是有分别的，倘若在前面加个“护”字就不同了，即使护的是犊子，也说是“护驹子”。

于媒体常见“护犊子”一词，使我想起乡言“护驹子”。在我老家乡村，对“犊子”和“驹子”之称是有分别的，倘若在前面加个“护”字就不同了，即使护的是犊子，也说是“护驹子”。

“犊子”即牛犊子，是牛的幼畜；“驹子”是马科动物的幼畜，有驹驹子、马驹子、骡驹子。牛马虽不同科，然“护犊子”“护驹子”皆言护其幼畜，词义相同。

早年，在农村牛马驴骡是大牲畜，能为人耕地、压场、拉车、推磨，马驹还常被人用之代步出行，因而备受人们的爱护。清末民初，教人识字的《杂字》小册子很是盛行，对这几类大牲畜的字词当然要收入在内，家乡流传颇广的《山西杂字》有言：“叫驴草驹，抵牛老犊；犊牛犊子，不捶就驹。骡马骡驹，驹子值钱；猪圈狗窝，马棚牛栏。”另外，书里还有与牛马驴骡配套使用的各种工具名称诸字，冷僻却实用。

农业集体化时，我们生产队大牲畜仅有喂养的耕牛，每当母牛产下小牛，因为它是耕地耙地的接班人，大人小孩都为此高兴。好事者和玩耍的儿童，围着看小牛犊独自摇摇晃晃地站起，初学走路的样子，有的小孩因喜爱想走上前去用手摸一摸小牛犊，旁边的大人就喊：“可别往前凑！当心老牛护驹子抵死你喽。”孩子们便不敢上前，只在远处唱着“小牛犊，拜四方，一打锣——喳喳”的歌谣取

乐。此时，母牛更多注意的是刚产下的小牛，不时地用舌头舔一舔它的头脸，其“舐犊之情”的亲密动作，让人感到可爱和喜悦。

我们村前，有一条今称“省道”、由东山里经过县城通往西部湖区的公路，那时路上多见犊子、驹子跟在它拉车母牛、母马的身边走。犊子、驹子幼时都很活泼，经常于宽敞的地方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地撒欢，引人发笑，故有“拜四方”之说。

在这几种大牲畜中，人们对驹的印象似乎差一点，大约是因它力气比牛马骡小点，还经常闹点“驴脾气”撩蹄子之故；对驹驹子好感也少，常说那些不懂礼貌、乱蹦乱跳的小孩子“跟驹驹子样”。人们对驹驹子就钟爱有加，多称“金马驹”“银马驹”。大年五更，有的家长为求人丁、牲畜兴旺，让家中的孩子到街巷叫喊：“黑毛妮，黄毛小，都到俺家里穿棉袄。金马驹，银马驹，都到俺地里啃青麦（方言：mèi）。”《三字经》中六畜“马”居第一位，其驹子也足贵，已成为新年所求六畜兴旺的代表了。马还有一种“地位”的象征意义，在世俗人的眼里，骑马来的客人要比骑驴来的客人体面，俗语“门前拴着高头马，不是亲来也是亲”，这事在世间并不罕见。

乡人对一切畜生护崽，统称为“护驹子”。我见过平常比较温顺的母狗护崽时的凶相，当人无意间经过它母子身边，母狗就龇着牙、瞪着眼

发出威吓的怒声，如同在电影里看到的恶狼一般，使人望之生畏。不过，人们对这种“护驹子”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智力低下，看不出不熟悉的人靠近它的崽子是要干什么，本性使它要尽到保护幼崽的责任，这也是它的一种母爱。

由此而生出，人们对那种蛮不讲理袒护自家孩子的人，也称作“护驹子”。那时乡村这种人家不多，百户里边也就是有一两家，而且大多是泼妇之辈。儿童聚在一起嬉笑玩耍，难免有当今所言的“肢体冲突”之事，只要不是故意打人、害人，在正常人家这事算不得什么。倘若“护驹子”人家的孩子在嬉闹中吃了亏，那事就大了，其家长“看人下菜碟”，对家庭势力弱的对方孩童动手就打，对家庭势力强的对方孩童不敢打，而是大哭大骂，闹个没完没了。“护驹子”家的孩子自恃有悍恶的家长撑腰，以为“扁点尿点”没事，与孩童们一块玩耍也就更加横行霸道。常言道“惹不起，还躲不起”？每当在街巷玩耍的孩童们远远看到这家的孩子来了，就互相说“不要跟他玩，他家护驹子、不讲理”。

“护驹子”本来是畜生的行为，人若获此“称号”，便是与畜生无异了。乡言还把不讲道德、胡作非为的人叫作“畜类”，说他们“不通人性”，也就是《红楼梦》里贾芸的舅舅“卜世仁”（不是人）之意。